



昨夜下了几点雨

散文

□赵光华

因为是阴天，不到晚上七点，天光就完全暗了下来，屋里已经亮起灯。正在全神贯注看书的我，耳边隐隐约约响起轰隆隆的声音，妻子说，听声音沉闷的，莫不是天上在打雷？我的思绪还沉浸在小说中，随口说了一句，是路对面建筑工地载重汽车卸货的声响吧。几场倒春寒让今年的春天姗姗来迟。每年总是垂柳枝条上鹅黄的嫩芽首先带来春的消息，紧接着是不甘寂寞的杏花和桃花，几天之间就压满了整个田野，花朵们生怕错过春天的约会，一个个争先恐后、浓妆艳抹、惊艳出场。各种花香融合在空气中，横冲直撞，不征得你同意便钻进你的鼻孔。第一场春雨如同深藏闺房的少女，羞涩又矜持，人们迟迟看不到她的情影。她一定是在等春风姐姐的邀请，然后让春雷哥哥敲锣打鼓弄出阵仗，她才整理衣装腾云驾雾，把滴滴甘露洒向人间。

妻子移步屋外，高兴地说，刚才真是雷声呢，已经开始下雨了。她非常兴奋，好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我扔下书箭步跨出屋门，春雨在哪里，春雨在哪里？真的是春雨！我激动得语无伦次。索性站到雨中用身体感受来自悠远的问候，雨点落到脸和头发上，痒痒的，非常舒服。顷刻，雨点连成细线从房檐滴落，雨水在地上凝聚，映照出明亮的光。雨点密集，敲击着房顶上的玻璃

钢瓦，由“沙沙”声变成“嘣嘣”声，好像木梆子不停地敲击鼓沿，又好像山核桃从布袋里倒出来滚落在石板上。地面泛起的土腥味涌入鼻腔，这是第一场雨水浇湿干土的味道，这种味道陌生又熟悉，让人回味！

我接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久久伫立屋檐下，不愿回屋，一个冬天的阴霾已经完全被春雨消散，在这个雨夜，我的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都被春雨激活了，一种无名的愉悦感瞬间充满了我全身。媳妇在屋内喊叫，耳背的我没有听清她在说什么，就这样沉浸在雨中。昏暗的天空在城市灯光的映照下泛出淡紫的颜色，去年栽植的桂花树嫩叶油亮地闪着光，有这场雨，月季花会一天长高一截，第一朵花开指日可待。

有了这场春雨，老家田间的麦苗一定会铆足劲儿生长，田野会铺上绿色的地毯，春雨会叫醒晨雾，滋生露水，让所有的庄稼都享受雨水的滋润。田埂上的野草也会被雨水唤醒，瞬间拱出地皮，露出小脑袋，怯怯地望着世界。这春雨好比母乳，是天然琼浆，大自然里所有花草都会被喂饱，它们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地为世界添绿，为人间开花。被雨水洗刷过后的老灌木，抖落一个冬天的尘埃，优雅淡然，气香如兰。村边的小溪，还有陪伴它的那片杨树林完全苏醒了，林间的小动物们欢呼雀跃，庆祝春雨带给它们更加充足的食物。

今夜的雨如果不停，明天

小城的天空就会碧蓝如洗，我上班途中就会看到一道美丽的彩虹，白云变换着姿态相约在天街散步。春风不寒，春雨会早早传信，那窝燕子一定会归来，房檐下的燕窝还在，它们已经定居我家几年了，去年孵出的小燕子一定长大了，它们不会忘记回家的路，也会记得我们曾经的约定。

看完书，我又悄悄移步室外，想再看一眼春雨。咦，哪里还有雨？地面干干净净，没有雨水流过的痕迹，抬头望天，竟然是皓月当空，几颗星星眨巴着眼睛，一脸无辜。

春雨呢，莫非刚才只是幻觉？我怅然若失，左顾右盼四处寻找，像寻找丢失的孩子！那淡淡的落寞让我陷入沉思。

我明白了，好像被哲人突然点拨。

春雨大张旗鼓地来，是为了告诉人们春天的消息，她又悄悄地去，不惊动任何人，她一定是去了其他地方，她要让更多人感受到春雨降临的快乐。她是春姑娘的化身，虽然身单力薄，但倾尽全力为人间普降甘霖，她公正无私，不偏爱一方土地。

今夜的雨虽小，但她完全终结了冬天，她是雪花的化身，是夏雨的先锋，她把春天推向高潮，让更多的生命在春天勃发，她引导万物从春天出发，走过夏天，迎来秋天的丰收。

在这个普通的春日夜晚，除了灯火，还有雷声、雨声、读书声。



春到海棠花几信

云苓 摄

大河湾

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

清明祭

□吕廷杰

沿着清明的雨脚
一束菊花
挤在凭吊的人流里
让这个春天变得肃穆悲伤

还能记起的岁月
刻在一方矮矮的墓碑上
泛着黑光的石碑
插屏镜一样
却照不出你的容颜
只有那一园苍翠的松柏
站成你的丽影

因了这些石头
我的心变得沉重
把头低下来
怀想那个露着笑靥的
盛在酒窝里的幸福

谁会相信天使的微笑
竟然不能抚平内心的创伤
思念的花朵
在一场寒流中凋谢
泪，从亲人哽咽的

话语中流出来
缅怀和供奉
是活着的人唯一能做的
清明是个特殊的节日
这肃穆的堤坝随时可能决口

我的记忆里
你从没有叫过我一声哥
但兄妹的情分
岂是一杯黄土能够埋没

兄弟姐妹来的很多
祭奠的纸钱烧了不少
被焚烧的心情是痛苦的
此刻，面对你年轻高贵的生命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陪同和离去都是一种痛苦
真想你能和从前一样
加入兄妹无畏的争辩
就算你不和我一头
我都不会感到孤单

此刻，有多少无奈
都托付于黄花的祭礼
而我，只能以无韵的诗歌
写下这深情的怀念

清明

□许夏

那些不会凋零的沉默之花
一片绚丽，像一个没有尽头
假意的春天
微雨，静悄悄
蛛网悬空，慢慢落在额头
黑色或白色空框子
无法保持它的位置
像那缕斜垂耳际的发丝

容光焕发的母亲
和很多亲人
他们试图
把空荡荡的岁月
裹在我身上
以便迅速认出衰老的我
现在我不能做任何梦
以免繁盛的春天
瞬间凋零

天空的妆容

□张山河

天边是天空的脸
早晨像橙子一般
她化了一个晨妆
涂了早霞牌脂粉
傍晚的脸朝西
她化了个晚妆
随手拈来夕阳
涂了一脸绯红

天空伤心的时候

就用沉甸甸的云彩搽脸
轻轻用手一挥
阵阵细雨便洒落人间

天空平常是素静的
只用一丝白云
化个淡妆
人们远望天空
便会心境旷远
我心中的天空是最美的
虽然风轻云淡
依然让人惊艳

我的老伙伴

□王五群

说起我的老伙伴，现在的年轻人见是见过，但见得少，用得更多了。我却对它情有独钟，因为我从小时候到现在将近50年了，它时刻陪伴着我，如影相随，不离不弃，陪我上学上班，陪我毕业退休，陪我青丝白发，陪我浪迹天涯，我和它有了深厚的感情，就像老妻、老屋的那种感觉。

老伙伴其实就是自行车，一种普通的交通工具。我的第一辆自行车，也不知是什么年代什么人从哪儿弄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我的座驾。一副铁架通体黑乎乎的一点油漆的亮光，锈迹斑斑，深深浅浅，像极了麻子脸。残缺不全的手把套，握在手心凹凸分明，扎得人难受。车刹杆根本不能使用，刹车时只能用脚伸向没有遮泥板的前轮子，手动刹车变成了脚动刹车，一通刹车下来，鞋底磨薄了少许，脚底板都有烫的感觉。脚踏板也是一块木板，中间用烧红的铁棍烫了一个孔装上去的，手刻的防滑纹隐约可见，光滑发亮。不管怎么说，我也有了一辆

能脚离地的“车”了。但这车不是让我来玩的，而是我放学回家割草驮运的工具，一来速度快，二来减轻了好多体力，不然成筐的青草是提不回来的。偶尔玩一次，车把摔歪了，挨了一顿打，车链盘的齿轮还在我腿上扎了一个很深的洞，现在还能看到一大块白白的疤痕，它伴随了我整个的童年，我很想念它。

1977年元旦前，我要上高中了，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村里学校的老师对我说，因为你学习成绩不错，才推荐你上咱县最好的高中，你同爸妈商量一下，不要名额定了你又不去。好在学校离家不远，当时也允许回家吃饭，骑车往返时间将就能够，所以妈妈就把我舅家的那辆弹簧下填木块、表面用猪皮或是狗皮蒙着车座的半旧自行车拿了回来，作为我放学回家吃饭的交通工具。有了它，虽然忙坏了给我按时按点做好饭的妈妈，却省下了不可能拿出的饭费，我也顺利读到了高中毕业。在这期间，我也熟练掌握了从学校到家里2.8公里，一个大上坡，五个急拐弯，还带一个人双手脱把一气呵成的“技艺绝活”，现在

想都不敢想。为了确保它的正常运转，修理维护也成了家常便饭，我也跟着爸爸学会了如何修理自行车，从简单的补胎、正常的上油，到内胎的对接、齿轮钢丝的更换都亲自动手。现在当我修理自行车时单位的同事都惊奇地问，你还会干这个？我呵呵一笑，有时候想想，未曾清贫难成人，不经世事永天真，还真是有些道理。

刚参加工作时，外婆用她毕生积攒的120元钱和家里的一点积蓄，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为了“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宝贝，我还专门从商店买来黑色塑料袋，把车架、前叉包裹起来，几年后拆掉它车子仍然宛如新车。

结婚后，家庭条件逐渐好转，我也是机关买车较早的一员。虽然有车有房，条件不比别人差多少，但我仍然骑着我的自行车，照常上下班及近距离地外出和郊游，小车也只是长距离才使用。看到我寒来暑往骑车上上班，机关的同志笑着说，你可省下不少钱了。

从刚开始的第一辆自行车，到现在算起来我已有过8辆自行车，接下来，我准备换一辆标准的山地越野车，参加驴友队伍，同年轻人一道，快乐骑行，畅想生活……